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王 安 石 文

(一)

褚 東 郊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王安石文

(一)

褚東郊選註

學生國學叢書

# 敘

宋太祖鑒於唐代藩鎮之跋扈，置轉運使以掌地方之軍需糧餉，又命文人以通判府州軍事，凡可以集權中央者無不用其極。結果，藩鎮之禍除，而國勢日弱，外患不能禦。真宗時之遼，仁宗時之西夏，迭擾邊疆，歲糜巨帑。當是時朝廷上下，議戰議和，圖目前一時之苟安者有之，能具遠大之見識，用精密之考察，通盤籌畫，以謀國是者，王安石一人而已。惜當時在朝賢俊，墨守舊法，拘於成見，不肯和衷共濟，對於安石所倡行之新法，抨擊甚力。獨木支大廈，識者早已知其難矣。是豈安石之不幸，抑亦宋朝之不幸也。本編所選注之安石散文八十五篇，不僅文學上之造詣，足以上追韓柳，即其卓絕之政見，特殊之個性，亦皆隱括無遺。今撮其平生事跡與新法之大略，綴而序之，以爲讀本編者之一助。

## 王安石之生平事跡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與南豐曾子固、鞏相友善。子固攜其文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鄆縣。安石在鄆，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又貸穀與民，約期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既而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歐陽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俄直集賢院。時仁宗嘉祐三年也。安石既入朝，鑒於財用之匱乏，邊疆之敗壞，官治之因循，人才之缺少，卽有變法之意，上書言事，洋洋萬言，傳誦一時。其後安石當國，所施行者，大抵皆祖此書。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患其不就。四年，命同修起居注，安石辭之累日。閣門吏齎敕就付之，

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後以母憂去官。終英宗之世，不起。

安石與韓絳、韓維兄弟及呂公著三人相友善。神宗在藩邸時，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維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以自代。神宗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卽命安石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二月，拜安石爲參知政事。於是設三司條例司，興農田水利，行青苗、均輸、保甲、市易、保馬、方田諸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朝臣多反對之。七年春，罷安石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八年復拜爲相，九年復罷。哲宗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

### 王安石之政治計畫

中國帝王爲保持一家之王位計，多重文輕武，以弱人民。寢至外禍日逼，無法抵禦。而以有宋一代爲尤甚。宋於開國之初，燕雲十六州之地，卽未完全收入

版圖再傳至真宗，卽有契丹入寇，澶州之盟。仁宗之時，西夏強盛，連年擾邊。安石生當其時，目擊心傷，思有以挽救之。於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力言武事之不可偏廢。其言曰：

「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之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

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於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

安石對於武事之意見既如此，及當國，卽以保甲、保馬二法，實行其寓兵於

### 民之政策。

〔保甲〕 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都保有正副。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

〔保馬〕 馬爲戰陣必需之物。宋仍唐制，有馬市，以金帛茶等物，易西北諸胡之馬。安石謀馬之蕃衍，行保馬法。凡願養馬者，戶一匹，或以監牧中現有之馬給之，或官與以值，使自市馬養之。每歲閱其肥瘠，死病者責令補償。

兵旣強矣，當謀富國。安石富國之計畫如何？曰：重在整理財政，不重在增加賦稅；重在補助生產，不重在橫征暴斂。其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所謂：

「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與熙寧新法中之均輸、方田二法，皆重在整理固有之財政者也。

〔均輸〕 宋太宗置江淮水陸發運於京師，漕運米粟。後兼領荆湖兩浙諸路，



或兼知制茶鹽，或兼制置鑿稅。安石因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兵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

〔方田〕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其與馬運判書中所謂：

「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

與熙寧新法中之青苗、市易二法，皆重在補助人民之生產者也。

〔青苗〕 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納時令出息二分，正月散而夏斂，五月散而秋斂。

〔市易〕 置市易省於市，使購市所不賣之物於官，或與官物交換。又以資貸

商人，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更加罰錢。

有善法而無相當之人才以奉行之，則法之效仍不見。安石於未變法之前，卽已有見及此，故極力主張用人惟賢，反對科舉之以言取士而不重實學。其上  
仁宗皇帝言事書，曾再三申述此意。

「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能有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

「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

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歐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因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

科舉不僅不能得人才，且其所謂「以言取士」者，亦漫無一定之標準，而以有司之好惡爲進退。啓士人僥倖之心，墮志士奮發之氣，莫此爲甚。進說一文，曾慨乎言之，今節錄如下：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

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

由科舉而得之士，既如此不可恃，當以何術救濟之？曰：驗之以實事而已。論館職劄子中，安石曾擬有一種具體的辦法，可爲舉一反三之例。

「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議論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

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卽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具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

### 王安石之個性

王安石當羣疑衆謗，孤立無助之秋，能力排大難，獨行己見而無恐者，果何所恃而然邪？曰有特殊之個性而已。今試從本編所選諸文中，就其言論主張以研究其個性，如何？

(一)正直 吾人試讀答孫元規大資書，覺其不抗不卑，於婉轉之言語中，寓正直之態度。不畏巨室，可謂強項縣令矣。再讀答段縫書，覺其一方面爲曾

鞏辯白，一方面承認曾鞏避兄而舍，及己所以不用文字規戒之故，不偏不倚，令對方無從置喙。

(二)強毅 遊褒禪山記曰：『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安石明知新法之難行，而卒毅然以行之者，殆亦所謂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

(三)盡責 安石行事，不肯苟且，責任心甚重。知鄞縣時之興農田水利，行青苗法；由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之敢緣使事所及，冒言天下大事，皆其例也。而答司馬諫議書中之『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侵官、生事、征利、拒

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受之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元足以表明安石責任心之所在。

以上僅就安石之生平、政見及個性、略述之，至其文學上之造詣，足以上追韓柳，下方歐蘇，前賢早有定論。讀者苟能熟讀而較之，冥默而求之，自能神會，茲不贅。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褚東郊序於上海。

# 目錄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頁數
上時政疏	一
論館職劄子	三五
進戒疏	三九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四五
諫官論	四八
伯夷論	五四
三聖人論	五八
周公論	六一
禮論	六五
禮論	六九



原過	七二
進說	七四
復讎解	七七
周禮義序	八〇
書義序	八二
詩義序	八四
讀孔子世家	八六
讀孟嘗君傳	八八
書刺客傳後	八九
書李文公集後	九一
靈谷詩序	九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九五

送孫正之序	九七
同學一首別子固	九九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一〇一
桂州新城記	一〇三
芝閣記	一〇六
信州興造記	一〇八
慈谿縣學記	一一一
揚州龍興講院記	一一五
揚州新園亭記	一一七
遊褒禪山記	一一九
傷仲永	一二二
與祖擇之書	一二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一二六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一二七
答孫元規大資書	一二八
回蘇子瞻簡	一三〇
答張幾書	一三一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一三二
上杜學士書	一三四
上運使孫司諫書	一三六
上相府書	一四〇
上田正言書	一四二
上郎侍郎書	一四五
上曾參政書	一四七

答段縫書	一五〇
答錢公輔學士書	一五三
答李資深書	一五五
與馬運判書	一五六
答曾公立書	一五八
答司馬諫議書	一六〇
答韶州張殿丞書	一六二
代人作上凌屯田書	一六五
與參政王禹玉書	一六七
答陳梈書	一六九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一七一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一七五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一八一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一八三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一八五

臨川王君墓誌銘……………一八八

王深甫墓誌銘……………一九〇

葛興祖墓誌銘……………一九三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一九五

處士征君墓表……………一九八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二〇〇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二〇五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二一〇

胡君墓誌銘……………二一四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一一六
金溪吳君墓誌銘	一一八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一二〇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一二二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一二四
祭范潁州文	一二六
祭歐陽文忠公文	一二〇
祭丁元珍學士文	一二二
祭王回深甫文	一二三
祭高師雄主簿文	一二四
祭曾博士易占文	一二五
祭李省副文	一二六

祭周幾道文·····	一三七
祭束向原道文·····	一三八
祭張安國檢正文·····	一四〇

##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

○宋仁宗嘉祐三年，王安石爲度支判官，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因上是書。仁宗名禎，眞宗之子，趙宋之第四君也。○路爲行政區域之名。宋時分中國爲路，猶今之分省。蒙恩備使一路，安石自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之謂也。○蒙恩召還闕廷，召安石入爲度支判官之謂也。○陛下天子之稱。古時天子必有近臣，執兵立陛側，以戒不虞。人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緣因也。

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



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sup>①</sup>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sup>②</sup>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sup>③</sup>之用，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sup>④</sup>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①容深明也，通也。書：容作聖。後人因頌揚人主曰容。②夙早也。夙興夜寐言勤政也。③纖介猶

言微末也。介與芥同。④孚信也。⑤二帝謂堯舜。三王謂夏禹、商湯、周文武，皆古之聖人也。⑥

認音泉（ム一上聲）認認然畏懼貌。

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

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孟子戰國時鄰人名軻，受學於子思之弟子，其說尊王賤霸，重仁義，輕功利，創性善之說。○澤恩德之及於人者曰澤。○傾駭，猶言「驚駭」。○囂，音朽，喧譁也。

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

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sup>㊦</sup>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闕<sup>㊧</sup>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

○<sup>㊦</sup>揆度也。

○<sup>㊧</sup>陶冶本意爲製瓦器鑄金器也，借用爲化育裁成之義。

○<sup>㊨</sup>闕總也，合也。

○<sup>㊩</sup>徒，但也。

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

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sup>①</sup>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sup>②</sup>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sup>③</sup>君子，遐不作人。』<sup>④</sup>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sup>⑤</sup>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sup>⑥</sup>之詩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sup>⑦</sup>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sup>⑧</sup>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sup>⑨</sup>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sup>⑩</sup>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sup>⑪</sup>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sup>⑫</sup>蓋閔<sup>⑬</sup>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sup>⑭</sup>而

復有文、武、<sup>④</sup>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蓄畝。』<sup>⑤</sup>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①商朝代名。成湯代夏有天下，國號商。

②文王姓姬，名昌，殷之諸侯。

③詩即詩經。本為里巷歌謠。

與朝廟樂章，古凡三千篇，孔子刪為三百十五篇，分國風、小雅、大雅、頌、四體。

④豈弟和易也。

⑤遐

不作人作起人才，不遺遐遠之謂也。

⑥宜網也。

⑦兔宜詩國風之一篇。此詩言獵兔之人，猶知好

德。⑧刻上為圭，半圭為璋，峨峨高峻貌。髦士俊士也。攸語助詞。

⑨周王文王也。邁往也。二千五百

人為師及與也。

⑩夷，周夷王也，姓姬，名燮。厲，周厲王也，姓姬，名胡。

⑪宣王，周宣王也，姓姬，名靖。

⑫仲山甫，即周之樊侯，宣王時為卿士，輔佐中興。

⑬輶，輕也。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謂

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舉之，舉之者惟仲山甫耳。我心誠愛之，而恨不能有以助之也。

⑭閔

憐也。

⑮不庭，諸侯不貢獻天子也。

⑯武，周武王也，姓姬，名發。

⑰薄言發，語辭。芑，菜名。蓄田一歲

為蓄。蓄畝，即已墾一年之田也。

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

○鄉黨，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學，學校也。

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

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sup>④</sup>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sup>⑤</sup>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sup>⑥</sup>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sup>⑦</sup>殺之法。王制<sup>⑧</sup>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sup>⑨</sup>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sup>⑩</sup>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sup>⑪</sup>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sup>⑫</sup>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

① 饒足也。

② 庶人平民也。

③ 憾恨也。

④ 銖兩，十黍爲釁，十釁爲銖，二十四銖爲兩，皆古衡名。

⑤帥音率。帥教猶言「遵教」也。⑥引爲同類曰齒。不齒不引爲同類也。⑦流五刑之一，安置遠方，終身不返也。⑧王制禮記篇名，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⑨酒誥書經篇名，康叔封於殷之故都，民化紂嗜酒，周公以成王之命戒之。⑩羣飲謂商民聚衆而飲之人也。佚失也。「予其殺」之「其」未定辭也。⑪抵冒猶言抵觸也。⑫懇惻懇摯而至誠也。

所謂取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



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①庠序學校名。殷曰庠，周曰序。②賢能周禮三年大比，鄉大夫考士之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③審詳悉也。④堯名放勳，帝嚳之子，繼帝摯而爲天子。因四岳之薦而用舜。舜名重華，顓頊子窮

蟬之後也。後卽禪以天子之位。⑤醜類也。

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①知工者以爲共工，②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③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④，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⑤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也就。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僂⑥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⑦、讒諂、爭進之人乎？

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道也。

○后稷舜時之官名，周棄任之，主勸農。○共工官名，舜時垂作共工，理百工事。○佐輔佐也。屬下

屬也。○狃狃狃也。狃狃猶言『習慣不以爲意』也。○考績猶言考課，謂考其所積也。○僂猶『辱』

也。○比周猶『親厚』也。○工官也。衆工猶言『衆官』也。○書尚書之省稱。尚上也。以其爲

上古典謨訓詁之文，故曰尚書，實中國最古之史也。○黜貶也，退也，廢也。陟進用也。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謂三年考核成績一次，經三次考核，時已九載，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均可見矣，於是陟其明

而黜其幽。○四凶古之惡人，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是也。○臯陶人名，虞舜時爲獄官之長。稷卽后

稷，棄也。契，虞舜時爲司徒之官，商之祖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sup>○</sup>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長上聲。長育猶言「長養」。

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

○<sup>△△△△</sup>百家諸子按漢書藝文志載諸子百八十九家，係合賈生以後諸家言之。言百家者，舉成數也。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

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sup>①</sup>之卿，出則爲六軍<sup>②</sup>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sup>③</sup>之師，亦皆卒、伍、師、旅、<sup>④</sup>之帥也。故邊疆、宿衛、<sup>⑤</sup>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sup>⑥</sup>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招募<sup>⑦</sup>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sup>⑧</sup>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sup>⑨</sup>曰：『弧<sup>⑩</sup>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因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

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謾謾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招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

①六官周禮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職。②六軍周禮謂

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③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

族，五族爲黨。④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⑤宿衛謂直宿宮禁，以衛天

子也。⑥奸亂也。奸其任，猶言非其所能勝任而妄任之也。⑦招募，招募兵士也。⑧御古時用車

戰，故御車亦爲武術之一種。

⑨易書名。古卜筮之書，有連山、歸藏、周易三種，謂之三易。今但存周易。

即易經，省稱易。

⑩弧，木弓也。

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

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

○選銓官也。職官由部銓舉曰選。守選猶「候銓舉官」也。○除拜官也。凡言除者，除去放官，就新

官也。待除猶言「舊任已滿，待就新官」也。○闕通「缺」。守闕猶言「待闕」，「候闕」也。○通

之猶言「平均計之」也。○廝養賤役也。○泰侈也，安也。○賂遺以財與人也。○鬻音祝。（

入聲）販鬻猶言「販賣」。○累罪也。負累猶言「負罪」。○委棄也。委法猶言「不守法紀」也。

④牟取也，奪也。侵牟猶言「侵奪」也。

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



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

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

○細同「黜」。

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

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

○縣官，天子也，見漢書。

○元元，民也。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

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

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

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

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sup>①</sup>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sup>②</sup>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

① 茂才<sup>△</sup>，即秀才，因避後漢光武帝諱，改秀才爲茂才，科舉之一，始於漢，言其才秀異茂美也。隋世天下

舉秀才不十人，視秀才極重。唐與明經、進士並設科目。宋時凡應舉者無不稱秀才。② 異<sup>△</sup>等科舉之

一，始於漢，言才能特異於衆人也。③ 賢良方正科舉之一。漢文帝詔舉賢良方正、文學、材力之士，待

以不次之位，舉賢良方正始此。唐宋沿之。④ 賦<sup>△</sup>，文體之一，源於古詩，其後踵事增華，遂獨成一體。

⑤進士謂士之可進受爵祿者也。至隋始設此科目，唐宋因之。⑥駁同「駟」。⑦雕蟲篆刻，揚雄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後人言文章之事，恆引此語。

其次九經、①五經、②學究、③明法、④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⑤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

①九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易、詩、書，是也。一說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孟子、周禮，是也。

②五經，易、書、詩、春秋、禮，是也。③學究，唐時取士科目，有秀才，有明經。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

二經，有學究一經。其應學究一經科者，卽謂之學究。④明法，漢新有國，詔明法者遣詣京師。唐始設

明法科。⑤明經，見學究注。

其次則恩澤子弟，①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

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  
○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

○恩澤子弟，謂父兄有功於國家，天子推恩以官其子弟也。  
○紂名辛，商代亡國之君也。暴虐無道，

爲周武王所殺。  
○官人以世，謂因世代之關係而官之也。

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

臨人親職，放辟邪侈，固其理也。

○流外官名。後魏官制，已有流外之名。唐制，一品至九品各分正從，謂之流內。九品以外，別置九級，自動品至九品無正從，謂之流外。其官卑猥，不得預於正流，故曰流外也。

○流品，謂人之道德學問，在社會上所佔之地位也。流謂派別，品謂等第。魏時用九品官人法，歷代因之。又隋唐官制有流內流外，

猶言正流雜流也。二者皆人材登庸之途，舊社會重仕宦，故評論人材之高下，謂之流品。○孔子儒

家之祖，周春秋時魯人名丘，字仲尼。初仕於魯，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後不用，遂周流四方。歸魯，刪詩書，

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傳先王之舊，後世尊爲聖人。○季氏，春秋時魯國之季孫氏也。孔子常爲

其宰。○怵誘也。

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

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

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

○典獄<sup>△△</sup>猶言管理監獄也。

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



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

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

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

之者，蓋謂此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靡止不定也。靡盬不多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意謂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國民雖不多，然有明哲者焉，有謀畫者焉，有敬恭者焉，有治理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

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

○東漢末，鉅鹿人張角，自稱天公將軍，以符呪治病，惑衆至數十萬，起而爲亂。○唐僖宗時，王仙芝爲亂，曹州人黃巢起兵應之。仙芝敗死，巢率衆攻掠河南、江西、福建、浙東、宣歙、廣南、荆襄、諸州，乘勢取洛陽，破潼關，陷長安。帝奔蜀。巢稱齊帝。凡十年，亂始平。

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

○陵，丘陵也。夷，平也。陵夷，言帝王之道，其頽廢如丘陵之漸平也。○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是也。

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

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

○晉武帝名炎，篡魏後，只知淫樂。其後果致五胡之亂。

○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謂自晉東遷

後，五胡及拓跋魏佔據中原，至隋始統一也。

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三廟祖宗，謂太祖、太宗、真宗也。

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

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覺。孟子之言不爲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

○主父偃，漢齊國臨淄人，學長短縱橫術。

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

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

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勅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勑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勑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

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勗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

○齟音咀（尸又上聲）齟音吾（尸平聲）齟齟謂齒不正而參差出入也。引申之，凡意見不相合亦曰齟齟。

○拂音佛，戾也。四方以無拂言無復僥戾者也。

○憧音童，意不定也。

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

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

昔唐太宗正觀<sup>①</sup>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sup>②</sup>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sup>③</sup>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sup>④</sup>。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sup>⑤</sup>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

①正觀<sup>△△</sup>卽貞觀，唐太宗年號。

②封德彝<sup>△△△</sup>，唐勃海人，名倫，以字顯，官至右僕射。

③魏文正公<sup>△△△</sup>名微，字



玄成，唐曲城人。事唐太宗，敢犯顏直諫，凡上二百餘奏，無不愷切，太宗敬憚之。④刑措民不犯法，刑廢而不用也。

⑤賈誼，漢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遷至大中大夫。後爲大臣所忌，出爲長沙王太傅。遷梁王太傅而卒。

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毛舉喻物之細碎者也。

○惓惓懇至也。

## 上時政疏

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sup>①</sup>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以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sup>②</sup>唐之明皇。<sup>③</sup>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sup>④</sup>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sup>⑤</sup>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sup>⑥</sup>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

○享國謂天子在位之年也。

○梁武帝姓蕭名衍，南蘭陵人。初仕齊，後滅齊，自立爲帝，國號梁。帝博

學能文，初卽位，政治甚有可觀。後崇信佛教，侯景反，餓死臺城。

○唐明皇姓李，名隆基。英武有才略。

初卽位，政治之佳，媲美貞觀。後因任用李林甫、楊國忠，致安祿山作亂，國幾亡。

○穆宗廟古時天子諸

侯祀其先人之所也。

⑤比屋相並之屋也。此處形容死亡之多。

⑥晏然安逸也。

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

○大器指天子之位而言。

○維持謂維繫繫持之使不至於敗壞也。

○曠日持久謂空廢時日，相

持過久也。

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

財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

○高居深拱，謂天子安居宮中也。

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尙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所不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旣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逸豫安樂也。

○僥倖謂所不當得而得者也。

○災稔猶言「荒年」也。

○準標準也。以古準

今猶言以古爲標準而推今之事也。

⑤汲汲欲速之意。

⑥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猶言藥不苦口，

不能治病也。

⑦狼疾意

孟子：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句。朱注謂狼

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⑧採擢猶言選擇而拔其良也。

⑨越踰也。

# 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十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尙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况於一二十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

○館職△宋史職官志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直閣、直院，則謂之館職。○儲蓄也，備也。○講

官爲經筵講官之省稱。經筵爲天子研究經史之所，臣僚受命講解者爲經筵講官。宋時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等皆爲經筵講官。○諫官△司諫諍之官也。○監司△監察州郡之官也。宋置轉運使監察

各路。○遼卽也。

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論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卽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十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

○三館，宋因唐設三館。昭文館、集賢院、史館是也。○祇候爲閣門祇候之省稱。宋置東上閣門使、副

使、閣門通事舍人、閣門祇候等。

○中書官署名，宋置三省，中書其一也。

○禁中卽天子所居之處。

也。此稱始於漢，言門戶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入也。⑤參覆猶言詳參而覆察之也。⑥伴類也。

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①明試以功，用人惟己。②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③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乏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

①敷納以言明試以功，句本尚書，意謂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敷納之『納』字，尚書作『奏』字。②用人惟己，句本尚書，意謂人之有善者無不容也。③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句本尚書，意謂闢四方之門以延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

然巧言令色，孔王之<sup>○</sup>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王之徒消，而正



論不蔽於上。

○孔<sup>△</sup>王<sup>△</sup>大奸佞也。

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王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王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sup>○</sup>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sup>○</sup>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爲在於此，敢不盡愚。

○叢<sup>△</sup>脞<sup>△</sup>瑣碎也。脞<sup>△</sup>取火切（ㄅㄨㄛˋ上聲）

○日<sup>△</sup>力<sup>△</sup>猶言「光陰」

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sup>○</sup>等，欲於講筵召對

輔臣，<sup>①</sup>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才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sup>②</sup>已復旅退。<sup>③</sup>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sup>④</sup>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sup>⑤</sup>迭進<sup>⑥</sup>，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卽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爲三館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卽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sup>①</sup>富弼，宋河南人，字彥國。少篤學，有大志。仕仁宗神宗兩朝。  
<sup>②</sup>輔臣，輔弼之臣，天子之左右大臣也。

- ③日晷日影也。迫於日晷猶今言「限於時間」也。④旅衆也。旅退猶言「與衆人共退」也。⑤兩府宋以中書省與樞密院爲兩府。⑥密院官署名。唐代宗始以宦官爲樞密使。宋以樞密院與中書省分掌文武之權。文由中書省。武由樞密院。⑦迭進猶言「輪流更換而進」也。

# 進戒疏○

臣竊以爲陛下旣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

○宋神宗熙寧二年，神宗除英宗之喪時所進者也。○亮陰<sup>△△</sup>天子居喪也，亦作「諒陰」，亦作「亮闇」。漢時，士大夫居喪，亦有用之者，後世始專屬於天子。

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sup>㊦</sup>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sup>㊧</sup>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sup>㊨</sup>至

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  
詖行<sup>④</sup>必窺間乘殆<sup>⑤</sup>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

○鄭周春秋時諸侯之一。鄭聲謂鄭國之音，其聲淫也。○遠佞人遠口辭捷給之人也。○仲虺湯

之相也。○不邇聲色謂不近音樂女色也。○不殖貨利謂不聚貨財也。○淫惑也。○自竭謂

自竭其力以效忠也。○欲同「慾」。○敵彼義切（文一去聲）敵行不正之行為也。○殆危也，

疲也。乘殆猶言乘隙而入也。

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  
為七十而後敢從心所欲<sup>①</sup>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sup>②</sup>而享天下之大奉，<sup>③</sup>所  
以惑移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  
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  
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sup>④</sup>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  
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

# 幸賜省察！

- ①七十而後敢從心所欲，意本論語孔子自述其修德進業與年俱進之經歷時之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 ②春秋年齡也。鼎盛之春秋猶言「方當壯年」也。
- ③大奉謂以天下奉一人也。
- ④赴功猶言趨向成功之路也。

##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sup>△△</sup>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

○近臣<sup>△△</sup>左右侍從之臣也。

伏惟太祖<sup>○</sup>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sup>○</sup>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sup>○</sup>士卒；外以扞<sup>○</sup>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sup>○</sup>，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sup>○</sup>承之以聰武，真宗<sup>○</sup>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sup>○</sup>，無有逸德<sup>○</sup>。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①太祖宋之創業君也。姓趙，名匡胤。

②周知詳知也。

③訓齊猶言訓練而整齊之也。

④扞抵也。

⑤廢強橫之藩鎮。宋太祖一日召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謂之曰：

「作天子不易，不如爲節度使之樂。」次日，石王等皆稱

疾乞歸。此云廢者，廢藩鎮之實權也。

⑥太宗太祖之弟，名光義，嗣太祖爲天子。

⑦真宗太宗之子，

名恆，嗣太宗爲天子。

⑧英宗太宗子，名曙，嗣仁宗爲天子。

⑨逸德失德也。

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

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

○臣於時實備從官，仁宗時安石曾任三司度支判官。

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

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

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

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



○愍乞覺切，(く一己入聲)質實也。○役使也。古時天子有所興築戰爭，皆使民爲之。○相坐之法，舉人不實，坐之以罪也。

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

○調發徵發也。○夏人，卽西夏，姓拓跋。唐賜姓李。世爲夏州節度使。至元昊時，稱帝，據有甘肅西北部，及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等。

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

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飢歲，

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

○猾狡也，黠也。

○府史猶今之書吏也。

○鈎考猶核算也。

○攘竊也。

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

○慝惡之匿於心也。

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

○臺閣後漢書：「光武皇帝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謂尚書臺出納詔命，實有宰輔之權也。

後世稱閣臣曰臺閣，本此。

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

如一之效也。

○升遐△△謂天子崩也。

○考妣△△父母已死之稱。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不見貴，然小人確亦得廁○其間。正論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

④之俗。宗室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⑥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

①廟音測，托足其間也。

②資歷資格履歷也。

③羈縻本所以繫牛馬者，此處喻牽制也。

④宗室

皇族也。

⑤隆殺猶厚薄也。

⑥羈縻

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

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以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備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

○三公各代不同。書：『立太師、太傅、太保。』此周之三公也。西漢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預參與也。○僚向也，循也。

蜺鼃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聊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

○蜺鼃戰國時人名，仕於齊。士師官名，周禮秋官之屬，主察獄訟之事，列國亦置之。

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下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己也輕，而

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

○阿比也，瞻徇也。

○丞弼，輔弼也，謂天子之左右大臣也。

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

○諄諄，忠謹貌。

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①周官，書名，卽周禮。周公居攝以後所作，擬周室之官制，書而未實行者。②師氏、保氏均官名，周禮地官之屬，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③周公爲師，召公爲保，本鄭康成說，謂師氏、保氏卽太師、太保，引書序周公爲師，召公爲保作證。



## 伯夷論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sup>○</sup>是已。

<sup>△</sup>伯夷人名，殷孤竹君之子。

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sup>○</sup>之下，逸民<sup>○</sup>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sup>○</sup>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sup>○</sup>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sup>⑤</sup>韓子<sup>○</sup>因之，亦爲之

頌，<sup>④</sup>以爲微三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

○首陽山名，載籍相傳有四處：一說在山西永濟縣，一說在直隸盧龍縣，一說在河南偃師縣，一說在

甘肅隴西縣。

○逸民遁世隱居之人也。

○降辱降志辱身也。

○司馬遷漢人，字子長，生於龍門，

作史記。

○採薇之歌見史記，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韓子謂唐韓愈也。

○韓愈著有伯夷頌。

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

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

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

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

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

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

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尤甚也。

○太公卽太公望，姜姓呂氏，名尚，周初賢臣。

○夷平也，滅也。

○春秋已高謂年齡已

老也。

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 三聖人論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波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

○鑽<sup>△△△△△△△△△△</sup>聖人之堅，仰<sup>△△△△△△△△△△</sup>聖人之高，意本論語顏回贊孔子語：『鑽之彌堅，仰之彌高。』○太<sup>△△</sup>山<sup>△△</sup>，即泰山，在

今山東泰安縣北。

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

○伊尹名摯，商之賢相。

○柳下惠，春秋時魯人。

○隘，狹也。

○不恭，不敬也，猶言「隨便」。

○

擬比也，相似也。

○僭，假也，擬也，謂在下者之假借比擬其上也。

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

多汚而寡潔，惡異而尙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

○矯△△改正也。○遺△△佚不見用於時也。○阨△△窮阻塞而困窮也。

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

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

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

○滯<sup>△</sup>凝聚而不流通也。

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sup>○</sup>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sup>○</sup>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枉尺直尋言小屈而大伸也。

○權以援天下意本孟子：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

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 周公論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

○荀卿名況，戰國時趙人。

○贊初見時所執物也，今謂之「見面禮」。

○貌執以禮貌接待之也。

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

○黨，五百家也。

○遂，遠郊之地也。

○春申，戰國楚相黃歇封號。相楚二十餘年，食客三千餘人，其



上客皆躡珠履。④孟嘗戰國時齊之公族，名文，姓田氏，封於薛，孟嘗君其稱號也。相齊，招致賢士，食客數千人。

且聖世①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②之奸民，而毛遂、侯嬴③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

①聖世<sup>△△</sup>至治之世也。

②戰國<sup>△△</sup>時代名，列國戰爭，故曰戰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魏、趙三家分晉，與

秦、楚、齊、燕共爲七國，自後至秦并六國，其間皆爲戰國。

③毛遂戰國時趙平原君之食客。初無所表

見，秦攻趙，平原君求救於楚，遂偕行。平原君與楚王言合從，日中不決，遂按劍刎楚王，定從約歸。侯嬴

戰國魏之隱士。年七十，家貧，爲夷門監者。信陵君置酒大會，賓客盡至，駕車自迎侯生，引之上坐，賓客

皆驚。後秦圍趙，求援，嬴薦朱亥於信陵君，擊殺晉鄙——魏將奉命救趙，不敢進兵——進兵卻秦存

趙。

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

○與同「歟」。

○天位△△△，朝廷之爵祿也。

○子產△△△，春秋鄭大夫公孫僑之字也。博學多聞，長於政治。

○鄭國△△△，春秋時諸侯之一。

○乘輿△△△，所乘之車也。

○溱△△△，水名，發源河南密縣，流入賈魯河。洧△△△，水名，發

源河南登封縣，亦流入賈魯河。

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

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苟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

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夫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

○疾，疾惡也，恨也。

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爲

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

○放傲放肆而驕傲也。○嗜欲嗜好也。

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苟卿之所以爲不思也。

○斲木斫木也。

○服馬馴服馬也。

○規畫圓之器也。

○矩畫方之器也。

○銜勒馬勒口，所以

制馭馬之行止者也。

夫狙<sup>△</sup>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sup>○</sup>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sup>△</sup>狙猿屬。

<sup>○</sup>麓山足也。

#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  
 ③有過，卒不累覆且載。④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  
 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⑤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⑥皆  
 是術也。

○陵歷鬪蝕，句出前漢書天文志。章昭注：「經之爲歷，突掩爲陵，星相擊爲鬪，虧敗曰蝕。」○崩弛，  
 謂山脈壞而廢也。竭塞，謂河流竭而塞也。○舉皆也。○覆且載，謂天覆而地載也。○太甲思庸，

意本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太丁之子也。  
 庸，常道也。⑥揚雄貴遷善，意本法言：「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

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

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

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

○戕△△賊也，害也。戕性猶言賊害本性也。

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篡△△奪取也。



##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

○曲藝<sup>△△</sup>技能之小者也。

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

道自樂也。磨礱，鑄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未不以勢乎哉？

○井<sup>△△△△△</sup>天下之地謂以井田之法畫分天下之地也。

○氓<sup>△</sup>民也。

○廛<sup>△</sup>池延切，（彳弓平聲）一夫之所居也。

○裕<sup>△△</sup>如寬舒貌。

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

已，未見其爲有道也。

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④見於禮記，⑤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

○方伯，一方諸侯之長也。○不辜無罪也。○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謂凡有罪

之人，恆不能獲之以治罪，以至小民自相讎殺也。④春秋傳傳春秋者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⑤

禮記書名。

「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

① 父受誅猶言父罪當誅也。

② 父不受誅猶言父罪不當誅也。

③ 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見

周禮註。士，士師也。謂同國不相避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也。

④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見尙書，謂

與其殺無罪者，寧失之不按照法律辦也。

⑤ 庸詎安也，豈也。

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

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sup>○</sup>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殄滅也。

##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

○俗學世俗之學也。

○校學即學校。

○董督也。

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

○載籍書也。

○賡續繼續也。

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爲難。然竊觀王者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sup>○</sup>在位，有馮有翼，<sup>○</sup>夙夙<sup>○</sup>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sup>④</sup>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sup>⑤</sup>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訓迪教訓而啟迪之也。

○馮音憑。可爲依者也，翼可爲輔者也。有馮有翼，意謂得賢以自輔也。

○夙音尾，夙夙勉也。

④二十二卷，周禮今本四十二卷，茲云二十二卷，或係安石新義另編之卷數。

⑤御府，天子之府也。



## 書義序

熙寧<sup>△△</sup>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sup>①</sup>遂與政。而子<sup>②</sup>雱<sup>③</sup>實嗣講事，<sup>④</sup>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sup>⑤</sup>焉。

<sup>△△</sup>熙寧宋神宗年號。

<sup>①</sup>尙書入侍神宗卽位，召安石爲翰林學士，兼侍講。二年，遂參知政事。此尙書

乃書名。

<sup>②</sup>雱字元澤，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尋遷龍圖閣直學士，早卒。

<sup>③</sup>講事指

兼侍講而言也。<sup>④</sup>班<sup>△</sup>頒行也。

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sup>①</sup>遭漢而僅存。<sup>②</sup>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

不泯。<sup>③</sup>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sup>④</sup>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

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sup>⑤</sup>

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更秦而幾亡，謂經秦始皇焚書，而虞夏商周之遺文幾亡也。○遭漢而僅存，謂漢初濟南伏生口授禮錯二十八篇，號今文尚書。後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竹簡尚書。○泯滅也。○縱肆也。天縱猶言不可限量也。⑤淵懿深美也。

###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

『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

○放△△依也。

○門人△△古謂再傳弟子曰門人，謂受業於其門也。後世門人與弟子無別，此處門人卽作

弟子解。

○賜△△姓端木，字子貢。

○商△△姓卜，字子夏。

○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謂子貢問貧

富而悟切磋琢磨，子夏問素絢而知禮後，孔子俱褒之也。

○泯泯△△茫茫也。紛紛△△亂也。

『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恟；○外行恟○達，則四方以無侮；日

就月將，<sup>①</sup>學有緝熙<sup>②</sup>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sup>③</sup>焉，豈足以廣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sup>④</sup>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械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sup>⑤</sup>纘<sup>⑥</sup>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① 恫痛也。

② 恂信也。

③ 將行也。

④ 緝繼續也。熙光明也。

⑤ 爝火熒熒然小火也。

⑥ 代匱猶

言承乏也。

⑦ 械樸詩大雅篇名。中有「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句。作人謂文王培養人材也。⑧ 追

琢其章亦械樸篇中句。追琢雕琢也。意謂雕琢之使成文，喻文王之政也。⑨ 纘繼續也。

##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

○史記有孔子世家。

○太史公謂漢司馬遷也。

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sup>①</sup>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烏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sup>②</sup>又非極擊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sup>③</sup>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sup>④</sup>

○旅人旅客也，謂孔子周遊列國，如旅客之僕僕道路也。

○棲棲往來貌。

○季末也。

○將聖大

聖也。○烏奕光耀流行貌。

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sup>○</sup>者也。

○牴音抵。(勿一上聲)牾五路切。(又去聲)牴牾<sup>△</sup>抵觸也。

### 讀孟嘗君傳①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②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④而制秦，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①史記有孟嘗君列傳。

②孟嘗君囚於秦，求秦昭王之愛姬爲之解說。姬欲得孟嘗君之白狐裘。時

裘已獻昭王，客有能爲狗盜者，乃竊以獻愛姬。既得脫，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時未至，孟嘗君不能出，客有能爲雞鳴者，一鳴，鄰雞盡鳴，孟嘗君乃得出。③雄長也。④南面，王天下也。

##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

○史記有刺客列傳。

○曹沫春秋時魯人，爲莊公將，與齊戰，三北，魯獻地於齊以和。

○齊桓公伐

魯，魯莊公請成，會於柯。沫以匕首劫桓公，盡反魯之侵地。

○管仲春秋齊桓公之相，名夷吾。

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

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

○智伯即荀瑤，爲春秋時晉六卿之一。

○豫讓晉人，趙魏滅智氏，讓變姓名，謀報仇，累刺趙襄子

未成。嘗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後爲趙襄子所獲，自殺。

○逆策預料也。

○三

晉春秋末，韓、魏、趙三卿分晉自立爲諸侯，後世因稱韓、魏、趙爲三晉。

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責



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孟政戰國軹人。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厚結政，使政刺俠累。政以母在不許。母死，爲仲子刺殺俠累，遂自殺。

○荆軻戰國時魏人。初燕太子丹爲質於秦。既自秦亡歸，怨秦王，欲報之。求得荆軻厚遇之。使荆軻刺秦王。未中，軻被殺。

#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

○李文公，唐人，名翱，字習之，以進士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著有李文公集十八卷。○董子，即董仲舒，漢武帝時人。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句見論語。○翱性峭鯁，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出爲廬州刺史。

○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句見論語。

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辯。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

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

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之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僕僕然，匆促貌。

○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句見論語。

# 靈谷詩序

吾州<sup>①</sup>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鸞、翟<sup>②</sup>之文章，梗、柀、豫章<sup>③</sup>、竹箭<sup>④</sup>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sup>⑤</sup>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

① 吾州<sup>△△</sup>指臨川言。臨川，即今之江西臨川縣。

② 鸞翟<sup>△△</sup>，雉羽也。

③ 豫章<sup>△△</sup>，南方之大木也。

④ 竹箭<sup>△△</sup>，竹

之堪爲箭者。

⑤ 魑魅<sup>△△</sup>，音癡媚，山林怪物。

君姓吳氏，家於山陞。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鸞、翟之文章，梗、柀、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

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錢○刻墓物，而接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錢鑿也。

○藻績繪畫五色也。

#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眡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

○搢紳謂插笏帶間也。古之仕者，垂紳搢笏，故稱官族曰搢紳。○眡同「視」。○金陵地名，今江蘇江

寧縣。○眡金陵酒政卽監金陵酒政也。○劇繁重也。不試於劇謂不試其才於繁重之事務也。○卑

冗卑下而無益也。○乘田春秋時魯小吏，掌牛羊芻牧之事者。○委吏主委積之吏也，猶今收掌糧草

材料之官也。○高郵地名，今江蘇高郵縣。○滋蔓本意爲草之滋長引蔓也，此處借作益解。

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乘機，鑽隙，抵讖，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君乃噉

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戡景<sup>○</sup>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謀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於戲<sup>△</sup>卽「嗚呼。」

○景<sup>△</sup>同「影。」

##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吾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

○孫正之名虔，後改名侔，字少述，宋吳興人。早孤，爲文好古，內行孤峻，事母盡孝。母卒，不仕。嘗與王安

石曾輩遊，客居江淮間，屢薦皆不就。

○詘，同「屈」。

○反手言易也。

○素，故也，舊也。

○戰國



時楊朱墨翟之學說盛行。楊朱主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翟主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孟軻惡其學說之過偏，嘗力非之。⊗唐時釋老之教盛行，韓愈反對之，著論非釋老甚力。⊕峨如高聳貌。⊖巍如整齊貌。

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道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

⊖揚州名，治今江蘇江都縣。⊖越地名，約當今浙江會稽道。⊖燕地名，約當今直隸省。⊗首嚮也。往也。

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溫州名，治今浙江永嘉縣。

## 同學一首別子固<sup>①</sup>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sup>②</sup>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

<sup>①</sup>子固，曾鞏之字，宋建昌南豐人。嘉祐間，舉進士。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隆平集二十卷。<sup>②</sup>幣，帛也，古人以爲贈遺之物。

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sup>○</sup>以至乎中庸<sup>○</sup>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輔<sup>○</sup>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

○扳<sup>△</sup>援也，引也。○不偏之謂中<sup>△</sup>，不易之謂庸<sup>△</sup>，故道德之最正當者謂之中庸<sup>△</sup>。○輔<sup>△</sup>，轡轡也。車跡所至也。

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鑲之東壁。

①度支官名，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故謂之度支。宋置度支使屬三司。②三司宋時

理財之官，卽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也。③嘉祐宋仁宗年號。④呂冲之名景初，酸棗人。⑤李紘字

仲綱，宋州楚邱人。⑥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⑦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

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

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况於後世之紛紛乎？

○阡陌田間小路，以區界田畝者，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閭巷猶閭里，鄉里也。

○黔首民也。

○桀同

『傑』

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以可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尙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

○桂州今廣西桂林縣。

○儂智高宋廣源州蠻人。儂氏自唐初卽世爲廣源州首領。唐末知儂贄州。

儂全福爲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交人使知廣源州。智高遂襲安德州，據廣南，攻邕州，建國曰大南。宋皇祐五年，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之於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後智高死於大理。○首京師。○經略官名，拿一路兵民之事。○余公靖字安道，與歐陽修等相友善。

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璧、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

○至和<sup>△</sup>宋仁宗年號。

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揀。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

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朔方北方也。戎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

○朔方北方也。

○南仲文王時之臣也。

○攘卻也。

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 芝閣記

祥符<sup>○</sup>時，封泰山<sup>○</sup>以文<sup>○</sup>天下之平，四方以芝<sup>○</sup>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sup>⑤</sup>，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

○祥符<sup>△△</sup>宋真宗年號。

○封泰山<sup>△△</sup>謂於泰山之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也。

○文<sup>△</sup>去聲，飾也。

④芝菌類，有青赤黃白黑紫多種，古以爲瑞草。

⑤杙<sup>△</sup>，小木樁也。狙杙<sup>△△</sup>，意本莊子拱把而上，求狙猴之

杙者斬之。

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

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

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太邱故城在今河南永城縣西北。

##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三年也。姦彊帖柔，隱訕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④坐其下，敕吏士以桴⑤收民鰥孤老癯，⑥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

○信州地名，今江西上饒縣其舊治也。

○晉陵地名，今江蘇武進縣。

○皇祐宋仁宗年號。

○譙

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遠者。

⑤桴木筏也。

⑥癯罷病也。

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贖○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贖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

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於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日吉，所以屬賓也。凡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己。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揀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

○<sup>△</sup>賜給也。

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

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①哀聚也。

②元姦猶言巨姦。宿豪猶言一向爲稱霸一方之人也。

③舞手以乘民猶言上下其手

舞弊以乘民之厄也。

④警然猶「傲然」自大貌。

